

## 1 只言片语，是解码历史的索引

电话铃一直没有响。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，负责人张丁把抢救民间家书的热线与自己的办公电话绑定在一起。

偶尔一个电话打来，张丁都满心希望那是捐赠家书的热心人士来电。

可惜，大多数时候不是。

张丁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在这里等待家书，已经十年了。

“家书抵万金”，对于拍卖市场而言，一些名人家书今天依旧是这样。但对于张丁来说，家书却有着更深远的意义——一段散落民间的不会撒谎的历史。

十年前，看到美国历史学者安德鲁·卡洛尔发起了抢救美军战争家书的遗产工程，张丁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着手搜集中民间的家书。

但是事与愿违。

在这十年时间里，人们有了智能手机、全覆盖的互联网，电脑不断普及，飞机与高铁飞入寻常百姓家，肯花时间写和家书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少。

张丁越来越失望。在他心中，与其说家书是家

人之间的沟通与表达，不如说是一个家庭的亲史和教育史。

作为一个父亲，张丁很喜欢看别的父亲写给他们的孩子的忠告。

80多岁的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鲁海已经十年没给亲人写家书了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买邮票，但他觉得家庭曾经离不开家书。

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，我儿子下乡插队，我在潍坊昌邑的五七干校学习，妻子一个人在青岛，那时候一年只能见一次面，于是经常会写家书，我说我的事，妻子孩子说他们那边的事，彼此祝福一下。”鲁海说。

不过，鲁海给长子的家书里从不叮嘱他学习，鲁海说，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“臭老九”，都要向农民兄弟学习，怎么能让孩子逆着来？

对于家书里的只言片语，张丁更喜欢把它们当做解码历史的索引来看。因为家书作为中国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牢牢印刻着时代的烙印。

“从古至今的教子家书里，谈家庭伦理的最多，毕竟那时候家书是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，父母一定会在书信里叮嘱一句：怎么做人、立身、励志，

内容也不外乎读书、治国、爱国。”张丁说。

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，爱国主义一直是家书的主题。张丁记得，他看过几封父亲写给在美国留学的孩子的信，要他好好读书，学成之后回报效祖国。在1997年，还有一位父亲写信给在英国的孩子，告诉他一定要看香港回归仪式，见证中国强大了。

知青时代的家书则多了几分谨慎，父母会教导子女听党指挥，听毛主席的话，艰苦奋斗，不要犯了信仰错误。经历十年浩劫后，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教育，“很多人错过了读书的机会，因此家书里，很多父母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。”

到了90年代，社会变得多元丰富，家书教子也在与时俱进：“一些父母告诫孩子，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，并教导他们如何看待入党，如何看待信仰问题。”张丁说。

但家书就在这时渐渐稀少了，除了教师、知识分子以及军队里的战士外，写书信的人已不多见。

“长辈对子辈的关心越来越集中在吃喝上了。”张丁说，越来越少的教子家书，对于社会，也是断掉的一段历史。

## 3 科技是拉近还是疏远了我们

甚至有人留下一份穿越百年的家书。科幻作家刘慈欣《三体》作者)让女儿在200年以后开启这封信。“如果你们已经征服了死亡。”

“在这个超信息时代，一切物体都能变成显示屏，包括你家的四壁……这时纸一定是比较罕见的东西了，这时用笔写的文字一定消失已久……你能够触摸到信纸的质地，也能嗅到那两个多世纪后残存的已经淡到似有似无的墨香……因为在你的时代，互联网上联结的已经不是电脑，而是人脑了。”

信中的一段，刘慈欣留下了一个设问句：“你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这封信吗？”

这句话曾让许多人读完后，若有所失。

家书的渐行渐远无法逆转。记者联系了几十位国内文化名家，在家书传统保留最多的知识分子群体，家书也已经很罕见。

教育学家朱清时表示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近代史学家雷颐谈的是家书的历史作用，梁晓声说已经习惯了用现代通讯工具与儿子交流，觉得没有必要写信给每天见面的儿子。

教育专家尹建莉的女儿上初中时寄宿，因交流不便就想出了俩人写日记记录事情，然后再相互交换的办法。日记保留至今，不过从那之后，她俩再也没通过纸张进行沟通。现如今女儿在国外留学，一家人经常通过视频聊天。“你倒是提醒了我，以后可

以在工业化替代农耕文明以后，人们从家族中分离出若干个小家庭，成为独立的个体。子女成年结婚后，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上彼此独立，传统家族，乃至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然淡化，经济社会的负效应又加剧了人们亲情的疏离感。

“今天时代的主题多元了，亲人之间、父母与子女之间，已不再有更多的叮嘱与牵挂，如今只需要一句问候或者祝福，似乎就够了。”赵丽梅坦言，消失的其实不是家书，而是家庭与人之间的那份维系的感情。

杜泽逊说，2005年以前，他每年要写200封以上的信，“但这几年，我写的信和收到的信都很少，这是一个大趋势，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”

“每天时代的主题多元了，亲人之间、父母与子女之间，已不再有更多的叮嘱与牵挂，如今只需要一句问候或者祝福，似乎就够了。”赵丽梅坦言，消失的其实不是家书，而是家庭与人之间的那份维系的感情。

杜泽逊说，2005年以前，他每年要写200封以上的信，“但这几年，我写的信和收到的信都很少，这是一个大趋势，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”

## 两块木片开启的家国史

本报记者 贾凌煜 张榕博 实习生 刘娇娇

最早的家书是什么样的？答案可能是两块木片。

1975年，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，均是两面墨书秦隶，内容为从军出征的士卒“黑夫”和“惊”兄弟俩写给家中兄弟的家书。据专家考证，这两封家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，即公元前223年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。

没有高铁、飞机，没有电话、手机，更没有视频网络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，简牍和纸张成为离别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络方式，于是人们常说：“见字如面。”

</div